

作家文库系列

凭栏雨后最相宜，
羨煞云山第一奇。
熊召政 著

闲庐 谈艺录



西安出版社

作家文库系列

凭栏雨后最相宜，
羡煞云山第一奇。
熊召政 著

闲庐 谈艺录



 西安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闲庐谈艺录 / 熊召政著. — 西安 : 西安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80712-942-4

I. ①闲… II. ①熊… III. ①散文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88984号

闲庐谈艺录

著 者	熊召政
责任编辑	吴 革
设计制作	西安发现书社 
出版发行	西安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市长安北路56号
电 话	(029) 85253740
邮政编码	710061
印 刷	西安交通大学印刷厂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6
字 数	200千
版 次	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712-942-4
定 价	28.00元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 请寄回另换。

目录



◇ 文人的根器

- 他住在童话里 / 3
- 绝响的楚风 / 5
- 大雅久不作 / 7
- 端起你的酒杯吧 / 9
- 一叶一如来 / 12
- 艺术的依归 / 14
- 《兰干武书法小结》序 / 16
- 读《竹亭印存》 / 18
- 品《行书四字箴言》 / 20
- 他已踏上山阴道 / 22
- 序任法融书法 / 24
- 于力的把式 / 25
- 《英山书画选》序 / 27
- 君子之质成矣 / 29
- 文人的根器 / 31
- 在孤独中灿烂 / 33
- 不会消失的亮点 / 35
- 思想的幽居者 / 38
- 以绘事为功德 / 41

独慷慨而豪饮 / 42
《妙峰印严画集》序 / 44

◇ 秋天的歌手

说说我的责任编辑 / 49
把烦恼还给历史 / 52
世旭其人 / 54
一条路与一个人 / 57
乡愁是一次匆匆的登临 / 60
此情可待成追忆 / 62
掰包米的文人 / 66
我笔写我心 / 68
淘宝者的惊喜 / 70
从来兴废铸鸿篇 / 73
最难是清唱 / 76
《江汉儿女》序 / 78
给心灵放假 / 80
读《宿命》 / 82
宜都政务书 / 84
在山泉水清 / 87
俊鸟也得先飞 / 90
读《长春札记》 / 93
一蓑烟雨慕江南 / 95
归山计 / 98
刻在石头上的历史 / 100
三重缘 / 103
读吴烟痕的诗 / 107

爱与宽容 / 110
死亡的位置 / 117
得一个真字 / 120
中国出了个晃晃叫李更 / 124
历史的寻梦者 / 130
奕博的散文 / 136
序段维的诗 / 139
《千年心祭》序 / 143
《酒趣禅缘》序 / 145
《我也说红楼》序 / 147
《泥土的芬芳》序 / 149
眼前事与家常话 / 152
做一朵快乐的花 / 154
多彩的梨园 / 158
怀念老水手 / 160
《孙叔敖》序言 / 163
《这里是崇阳》序 / 166
《天南地北英山人》序 / 168
《长河落日》序 / 170
秋天的歌手 / 172



◇ 一条文化的河

我为什么写散文 / 181
我的散文写作 / 183
灯花带梦红 / 185
历史的富矿 / 187
读了明朝不明白 / 189

话说三国的战争 / 197	
我与《长江文艺》 / 200	
《让历史复活》序 / 203	
《中国小记》序 / 205	
关于三国的话题 / 207	
《三国的战争》序 / 210	
《廿八年访禅记》序 / 215	
云深深，树深深 / 219	
《闲庐诗续稿》序 / 221	
杰出的帝王师 / 222	
我的小说历程 / 224	
小说的正脉（代序） / 226	
吉 日 / 229	
封镜的感怀 / 231	
关于电视版小说的话题 / 234	
电视剧《上海，上海》的解读 / 236	
活色生香的历史画卷 / 239	
历史的驴友 / 242	
重现楮墨风流 / 245	
拓展国画的新边疆 / 246	
怀念粘铭先生 / 249	

文人的根器



他住在童话里

人生如一次画展，步入其中，便可通过色彩、线条、构图，于虚实间、于浓淡处，甚至在瑕疵里，看到画家的生命与心灵。

步入中年之后，频频造访我心灵的一些词汇不再是抗争、呐喊、迷茫与困惑，而是圆融、慈悲、仁爱与敬畏。这种转变并不意味着我从此丧失了忧患，而是在慢慢减却浮躁，并开始体会到东方文化“宁静致远”的优美境界。

现在，当我置身在周韶华先生《77抒怀》画展中，看到他近期的五十六幅画作，我再次感受到心灵相吸的愉悦。

近十几年来，周老一直致力于探求华夏文化的奥义。连续推出了《梦溯仰韶》《汉唐雄风》与《荆楚狂歌》等大型文化专题画展。完全可以说，这批作品给中国画坛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因为是新的，就不一定人人叫好。但是，凡具有历史价值的东西，没有哪一件是在一片赞扬声中问世的。

与以《梦溯仰韶》为开端的专题画展不同，周老的《77抒怀》向我们展现了画家的另一面，即性灵。

如果说周老的追溯东方文化玄妙意境的专题画如电闪雷鸣黄钟大吕，《77抒怀》中的画作则如蕙风酥雨春江花月。我作此区分，并不是说周老突然从画幅上撤走了他的英雄气而换成了酸愁惆怅的脂粉。非也！再休闲的太阳，也是驾着六龙巡天；再轻松的智者，也决不会因为品享优雅而丧失忧患。

即便是小品，即便是遣兴，周老的这五十六幅作品，依然保持着他的不可稍减的磅礴气势。打个比方，同样是绝句，在唐则藏龙吟虎啸于萧旷飘逸之中，在宋则收草长莺飞于小桥流水之内。一样

的秾丽，一样的灿烂，但气象完全不同。同样的色彩，同样的笔墨，在别人的笔下，或许如王维之于辋川，渗透了“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的禅意；或许如李清照之于黄昏，弥漫着“才下眉头，又上心头”的闲愁。周老给我们的，是色彩的浓烈，是笔墨的雄浑。是浓烈宣泄的杏花天；是雄浑裹挟的圆舞曲。一幅幅品读下来，无论是做梦的牦牛还是怀孕的果树；是玛瑙般的大地还是翡翠样的山水，都可以从中看到一个饮尽风霜的老人，于平静中展现旋转风涛的力量，于闲适中品享天人合一的幽玄。

再说一次，人生有如画展，谁生活在笔墨里，谁生活在心灵中；谁生活在技术里，谁生活在性情中，看画便知。看过周老的画，我的结论是，这个年届八秩的老人，已经住在了童话里。

2006年12月31日下午



绝响的楚凤

某日在上海，接翼南兄电话，言有要事相商，返汉后立即驱车去他的顶天楼，他极庄重地拿出一叠画作请我欣赏，看过两幅，心甚诧异，如此神笔，何人所为？答曰：薛楚凤。

一张张看下去，端的让我吃惊。

这些画，大不盈尺，小如邮票。然方寸之间，可作穷极八荒的逍遥游。或一山一石，助人作块垒之想；或一花一叶，撩人以清越之思。偶尔寒江，有扁舟绝尘而去；亦见孤松，有幽人抚琴而歌。线条亦古亦今，非古非今，古今相贯；彩墨时浓时淡，非浓非淡，浓淡相宜。远山一痕，近水半弯，随意点洒，毫无窒碍，于不经意间见上乘功夫。

品赏过薛先生一百多幅作品，脑子里冒出两句诗：“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薛先生，无疑是那独卧山中的高士了，而他的这些画作，以月下美人谓之，其冷艳的丽质，应允恰当。

接着，我便有兴趣了解薛先生的生平。从有限的几篇文字中，知道他生于1902年，河南南阳人氏。一生嗜画如命，虽有当代石涛之谓，却不求闻达于诸侯。解放后，一直担任湖北文史馆馆员，并兼任武汉市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都是闲职。唯其闲，才使他得以保存自己的淡泊与旷逸，将全部心思用于绘事。即便如此，他终究难逃厄运。1976年，于贫病交加中抑郁而死。

所看过的画，都非常之小，为何？皆因“文革”中，薛先生居室促狭，无处能支画案，且无钱购大纸，所以只能在方寸之地，展布他的绝代才华。

杜甫诗：“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诗穷而后工，仿佛至理，画亦如此。薛先生的一生，从未显达过，真乃陋巷穷儒也。然穷而不酸，不迂不腐，勤研绘事，画笔不含半点功利，亦不见半点浮躁。在“文革”中，能保持这种心境实属难得。这才是一个艺术家难得的品质，唯有此品质，他的作品，才可留传后世，他的生命，也才能在作品中代代相传。

明年是薛楚凤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翼南兄与我商量的要事，就是筹资为这位杰出的画家出一本画册以资纪念。文人相亲，薛先生的画作征服了我。能够促使薛楚凤画册顺利出版，是我乐意为之的事。

是为记。

2001年12月30日



大雅久不作

宋君唯原，游杭州，醉心于浙中山水，归北京绘得风景数幅，意欲以册页形式出版，并商于武林大家刘君心宇，逐幅题跋，使之珠联璧合，书画两彰，诚雅事也。

江浙乃文华渊薮之乡，自宋元以降，精于绘事者，代不乏人，南宋之马远、马和之、夏圭，元之钱适、赵孟頫、黄公望等，皆卓荦千古的大家。这些人，都是浙中山水的知音，不但有天人合一的主旨，而且有宁静致远的闲雅。水墨与毛笔，在他们手上，成了最佳的描摹性灵的工具，墨之枯淡，笔之纵逸，皆出自性情，妙趣天成。

古人绘画，师法自然，表达了冲虚淡远的东方情怀。很可惜，这一传统屡被当代画家忽略，或者说有意摒弃。为了满足画的装饰性，或者说为创新而创新，绘事越来越倾向于技术而疏远了心灵，我认为这不是进步，而是差谬。

唯原的山水画，上承宋元的文人画传统，笋岩村落，岚气烟林，渲染的是人对于山水的景仰，对宁静心致的渴慕。我一向认为，画家必先有非常之心境，然后才会有非常之笔墨。这一点，不但从唯原的画，亦可从心宇的字中得到体悟。

说及心宇的书法，他初始以武道人字，剑气四溢，近年来心境趋于平淡，深味大音希声之至理，遂于字中，收剑气而弥弦音，既得汉晋之风骨，又兼唐宋之韵律，朴拙而灵动，寓心手于笔墨之中了。其功夫在诗外，功夫亦在画外、字外。

在我们这个日益浮躁的商业社会中，以宗教的虔诚心来对待山水、笔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智能风景、已经代替自然情趣，逐

渐占据艺术的中心位置，使我们的审美意识越来越趋于功利。“大雅久不作，吾衰究谁承”，杜甫的哀叹，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并未过时。正因如此，我才欣赏唯原的画与心宇的字，在技术社会中，他们疏远了技术；在物欲横流的当今之世，他们看住自家心，实属难能可贵。

2004年7月19日 写于北京



端起你的酒杯吧

记不清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认识丁竹君的，反正很有些年头了。他给我的最初印象非常强烈，并且一直保持到现在。不是因为他的画，而是他的酒量。

竹君，这个名字很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那种多愁善感的白面书生。其实不然，竹君的长相，与胡须戟张的猛张飞庶几近之。他的豪爽的个性，特别是在酒席上的表现，与猛张飞更是相去不远。记得有一次画展，他是主持者，开幕之后的酒会，照例仍由他主持。他与我一桌，近水楼台的缘故，他先向同桌的每一个人敬了一杯酒，然后拿着满满一瓶酒，笑着对我说：“你先自己照顾自己，我去敬敬酒。”说得很轻松，其实那咧嘴笑着的豪气，与刺秦的荆轲差不多。才走了三个桌子，一瓶白酒便见了底儿。然后又嘻嘻哈哈跑回来，再拎起一瓶白酒出征。大约半小时后回来，第二瓶白酒，大约还剩下不到二两。此时，他的嗓门更亮，哈哈打得更大。朋友们只觉得他有趣，却不知他已有了醉意。

他也有醉的时候，但他绝对“从哪里跌下去，就从哪里爬起来”。偶尔，因身体原因，他也想拒绝朋友的酒局，说“我痛风的毛病犯了，真的不能喝酒了”。但只要一上桌，手捧巨觥，立刻，他又有了那种“挟泰山以朝北海，舍我其谁”的感觉。

有一次酒席上，我胡诌两句取笑他，“月是异地的情人，酒是归乡的小路”。他听后，立刻报以绝对超过一百分贝的笑声，接着说：“酒不是归乡的小路，是归乡的大马路，是高速公路。月也不仅仅是异地的情人，她时时刻刻都是我的情人。”虽是取笑逗乐，却处处见他的真性情。

如此高质量的酒友，常常让我忘了他的真实身份。这位高阳酒徒，乃是湖北省美术学院的专业画家。说老实话，我们在一起极少言及绘事。不是他不肯谈，而是我很少问。不过，对他的画，未看之前，我先已有了一个估计，一个人在酒桌上有着如此非凡的气度，其笔下的山水，不大可能是那种庸俗的小格局。

前不久。竹君将他的近两年的百十幅画作的照片送给我，说他要出一本画集，希望我写点什么，我顿感为难。让我谈人，好说。让我谈线条与色彩，这就有些麻烦了。勉强为之，也就只能是东扯西拉，语焉不详。幸而竹君说，你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这让我释然。至少，我不必板着面孔，说那些不懂装懂的套话了。

不过，细细读过竹君的画后，我忽然觉得还是可以说几句的。这些画，这些住在宣纸上的山水，是雄浑多于清丽，盘硬多于婉约。通过绚丽的色彩，通过峭拔的岩石，竹君试图进入山水的内部，他想发现肉眼不可能看见的分子的舞蹈，电子的回旋。这是一种探索者的渴望。但这种探索永远只有过程，没有结局。满屋的酒香，你能用手握住吗？

竹君告诉我，他喜欢赵无极的画。赵无极是舍弃了所有的具象的。他的色彩与线条，早已深入到生命的内部，让人从流畅与和谐中感受到抽象的美。竹君的画，尚在具象与抽象之间。这说明他亲历过的山水，既契合了他的精神，又不能被他磅礴的激情而淹没。

赵无极的画，达到了物我两忘的境界，这已经很难很难了。窃以为，这虽是上乘功夫，但还不是最好的。禅家悟道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第二重是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第三重又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因此借喻绘画，即可看出画匠、画家与大师的区别。

竹君的画，一直在努力追求心灵与自然的沟通。在不懈地探索